

二月河文集

乾隆皇帝

• 日落长河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乾隆皇帝

日落長河

文集

二月河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皇帝(1、2、3、4、5、6 卷)/二月河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月河文集·卷十·乾隆皇帝·日落长河)

ISBN 7-5354-2103-2

I . 乾…

II . 二…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994 号

策 划:周百义 插 图:李 峰

责任编辑:田中全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125 插页:48

版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0 次印刷

字数:2460 千字 印数:93 001—110 000 套

ISBN 7-5354-2103-2/I·1604 定价:144.00 元(套·六本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册定价:25.00 元

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中文繁体字本，韩国车老师语文社等即将出版韩文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www.ertongbook.com

户，烧炭室也不加火，
外头答应着，完那耗么生着设备，落袋不户
一上了一点煤灰又得在炉子上一个把火。今晚收才
62方。

就是了。”他接着却道：“卜义土木上头李有财。
叫王八能过去监料几天，图了里现成的料，从
王麻都里挑些砖子。皇帝和是太后的居处，是
名也还

你管不叫人图了，还不知摆成什么样儿呢！就
问着你，人前人后还摆个奴才样儿。不然
我不能招惹你这坏小子，远远打发你到程鸟枪
去！”王麻拾起腰儿擦眼一笑，嘴着道：“这叫
主子有事，奴才代其转。谁敢不卖个光景，那
事儿渐渐不清了……”说着伏低和拉住腰带上的扣，
皮脱了，坐在地下算计着摆设的局，而王
仲在新房里搜了乳头脱脂皮，滑落向下，一并
拉住他搜得浑身擦黑脸色红光，插腰作出一
副滑稽相化相了，嘴着说道：“又吃那药了；碰
了病，可怪太小，拿又拿不出似的。”“这——姑奶奶
一个人，刀子碰倒得矮了——”她素常些想飞升
么，皱眉了半，问道：“你这举动，吃了药还能
这样儿。真该得同哥哥了相公的，能不能行他七
配毒药？结识多金后，子以用毒。皇帝有了还

乾隆不屑

地一笑，对纪昀

草拟给张廷玉的

旨意！」纪昀答

应一声「是！」

忙趋身到案前，

提起笔，手兀自

微微颤抖。



「该杀！」

众人语声未

落，海兰察手中

镰刀弧旋一闪，

勾住高万清脖

子，只一勒……



乾隆点头

指着纪昀笑道：

「怪不得你死活

不肯施舍，朕当

时还觉得你太忍

呢！」



乾隆和刘

墉、尹继善一路

说着，早到了西

花厅东山墙下，

已见纪昀、刘统

勋、金鉞三人长

跪在地迎候。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的第3卷。

清廷十几万大军征剿金川反叛土司莎罗奔所率的三万余藏军，结果招致惨败，被迫达成屈辱蒙羞的城下之盟。乾隆忍痛诛戮主帅皇亲讷亲，另派军机处另一大臣傅恒再行征讨。还未抵达战区，傅恒即在地方欢迎仪式上险遭一群化装成苗家舞女的藏民刺杀。为避讷亲的杀忠饰过，“逃将”海兰察和兆惠，一在闹市锄暴救弱，一在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手下和南京地方豪士较技夸能，其后又追捕易瑛为首的“一枝花”党徒。

这些大小“武戏”故事，写来一波三折，悬念不断，扣人心弦。“文戏”则有刑部侍郎刘墉潜入金陵，乔装私访大臣贪渎案件和“一枝花”党徒的行踪，协助确保乾隆出访江南的安全；新任两江总督、身携皇上密旨的尹继善，机敏果断，计扣大贪污犯、“国舅爷”高恒；不识时务、老而贪得的三朝元老张廷玉突然失宠、自取斥辱；无耻官员不惜献出妻妾取悦上宪，以图晋升；军机大臣纪昀以脚板皮作饺子馅戏弄巴结攀附者；曹雪芹故交敦诚、敦敏深怀旧情，探访雪芹遗孀；等等，读来也都兴味盎然又给人启迪。

诸多人物的个性，如乾隆皇帝的聪察，喜欢识见超卓的能员，但又要显示自己高出一头的自矜，欲做文治武功完人的奢想；刑部尚书刘统勋的勤勉恭谨；有诸葛风的傅恒的深

沉智虑、雍容雅量；纪昀的应对机敏，博学多智；兆惠的严肃刚直，海兰察的粗中有细；莎罗奔的富于谋略；以及讷亲的志大才疏、刚愎自用，高恒的荒淫、贪婪等，都在大大小小的“武戏”、“文戏”中得到鲜明丰满的表现。

目 录

第一回	急事功再促金川役	畏严诏将相乱提调	1
第二回	计无成算讷相败阵	批亢捣虚莎帅逞豪	20
第三回	兵败穷极落荒松岗库	恩将仇报谋杀高将	36
第四回	孝乾隆承颜钟粹官	聪察君闻捷反惊心	52
第五回	多情帝娱情戏官娥	慈严父慈严教慧子	67
第六回	争名争利老相搁车	忧时忧事傅恒划筹	83
第七回	龙马精神勤政多情	盛年勋贵闻鸡欲舞	99
第八回	媚新贵魍魎现丑态	慊吏情明君空憤懣	116
第九回	说盐政钱度惊池鱼	思军务阿桂履薄冰	131
第十回	泣金殿兆惠诉衷肠	修库书纪吻衔恩命	146
第十五回	悯畸零英雄诛狱霸	矜令名学士诲老相	163
第十二回	同舟共济因缘生爱	仗义杀豪血溅街头	178
第十三回	贪金吞饵诈中有诈	公堂簿对情重定情	194
第十四回	游新苑太监窥淫秘	揣帝心军机传法门	212
第十五回	论国律讷亲受诛戮	察隐情睐娘洗冤抑	228
第十六回	安官闹乾隆慰母后	休民变贵妇减租粮	245
第十七回	理家事棠儿奖小奴	议政务傅恒敦友朋	261

第十八回	追往事故交访遗书	感炎凉邂逅车笠逢	277
第十九回	遇旧情勒敏伤隐怀	抚遗孀莽将掷千金	292
第二十回	破巨案刘墉潜金陵	怒口孽天霸闹书场	309
第二十一回	燕入云情痴悲失路	袁子才接差惊焚书	325
第二十二回	严父孝子心长语重	风流郡守咏诗判案	340
第二十三回	一枝花蛰居忆往事	红阳教闻风思造乱	359
第二十四回	龌龊吏献宠攀冰山	愚国舅纵淫众乐园	376
第二十五回	访民风微服下江南	惑吏治书房说冠狗	394
第二十六回	智纪昀明哲劝良将	贤傅恒倥偬理民政	410
第二十七回	凉风镇月夜逢刺客	牛皮帐老拳释仇隙	425
第二十八回	不共戴天同宿兰若	惺惺相惜意蕴柔远	441
第二十九回	窦光鼐严章弹权臣	尹元长机断擒国舅	457
第三十回	瘟高恒途穷计后事	曹鸨儿避祸走异域	473
第三十一回	勇朵云恃强劫命妇	慧棠儿报惊救孤弱	487
第三十二回	军机臣掩鼻听秽闻	尬王爷夜半闻宫苑	503
第三十三回	总督衡温语抚忠良	胜棋楼较艺诱易瑛	519
第三十四回	桃叶渡盖英豪行诈	秦淮河乾隆帝徇情	538
第三十五回	一枝花败走明孝陵	燕入云临事再反水	555
第三十六回	情天子火焚观枫楼	侠义女命终倾离歌	572
第三十七回	危世情举纲张文网	伤民瘼奋发求治道	586

目 录 3

第三十八回 医国手烟徒侍凤阁 莫愁湖风波无奈何 601

第一回 急事功再促金川役 畏严诏将相乱提调

春三月，中原大地已是万木葱茏，川西北甘孜阿坝一带还是一派寒荒阴霾的冬景。从玉门关外瀚海般大沙漠穿行而过的白毛风乘高而下，将沼泽地裸露在黄汤泥水外面的埠地冻结成一层硬壳，就像臃肿的疮痂，星罗棋布或大或小似断似连地横亘在潦水中，绵绵蜒蜒伸向无边的尽头。绛红色的云在广袤的天穹上缓缓移动，时而将冻雨漫漫霭霭洒落下来，时而又撒下细盐一样的雪粒，风卷冻雨，吹打得芦苇菅草白茅都波伏在“痂”上簌簌颤栗。即使无风无雪，这里也是晴日无多，东南大川裹上来的湿热气和川北的寒风交汇在这里，又是整日的大雾，弥漫漫漫，覆盖在无垠的水草沼泽地上，把小树、高埠、丘陵、水塘、泥潭、纵横交错缓缓滚移的河溪……都拥抱在它的神秘纱幕之中。潮湿得连鸟都懒得飞。人只要在这样的雾中穿行一个时辰，所有的衣装都会像在水里浸过，粘湿得通体不适，冷得沁骨透心。

因为大小金川战事绵密，断断续续将近二十年，川西川北官兵和金川土司莎罗奔部卒两军对垒，隔着这数百里大泥淖时有交战，附近以贩运盐粮茶马为生的汉人和土著回民藏民逃的逃迁的迁，刷经寺东西横亘三百余里，除了兵营还是兵营。东倒西歪的村舍里乌烟瘴气，到处堆着柴炭和满是泥浆的粮车，满街的驴、骡、驼、马粪被大兵们的牛皮靴子踩揉在泥浆里，稀粥样浑淌流。梭磨河里泡着几百条乌篷船，也是运粮用的，眼下是枯水季

节，既不能上行也不能下行，上千的船夫民工被困在这里，只得在岸上搭起密密麻麻的窝棚，起灶支锅过日子。倒是这“窝棚屯”的川中船家，儿啼女叫涮衣洗菜的，给这一片充满杀机的大军营盘带来一丝人间烟火气。

亭午雾散时分，一队官兵约五十余骑，自西向东驰来，满身都是泥浆的马，驮着一个个浑身精湿蓬头垢面的戈什哈，在四尺余宽的“驿道”上狂奔，浆水四溅，弄得道旁牛皮帐上都是，连远处兵士刚刚晾晒出来的被褥上都是。马队过去，立即招来兵士们一片责骂声：

“龟儿子穷烧个啥子哟！老子就这一条干被子啰！”一个秃子正在驿道旁支晾被褥的杆子，号褂子上溅了麻麻花花一片泥汁子，连嘴里也迸进去一滴，他“呸”地唾了一口，骂道：“先人板板的，粮库里吃饱了撑的，跑那么慌赶死哟！——杆子要倒！龟儿子们卖什么呆？快来帮着支稳了！血祖宗的，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天黑地冻得像石板，老爷儿（太阳）一出来又要化成一摊臭泥！”

几个在帐篷里说笑打诨的兵忙跑出来，撮着碎石块塞搶那歪斜欲倒的晾衣杆。一个矮个子仰着脸，嚷着鼻子龇牙咧嘴笑道：“秃子老五早就想喝粮库里存的酒了，不成想先吃一口尿泥汁儿，滋味怎么样啊？”秃子拂落着身上的泥点子，恨恨说道：“格老子的，老子吃不上，讷亲儿子也未必吃得上！早晚叫莎罗奔端了狗日的粮库，大家都吃不上！真是奇哉怪也，张军门带老了兵，偏偏不叫带，讷亲个臭书生，只晓得板着个尻脸训人，他会打仗？”他的话音一落，立即引起一阵共鸣：

“秃子老五这话地道！”

“先头在小金川，窝在烂泥塘里，还差点叫人家端了老营中军。如今移到北路，还是他娘的睡烂泥塘帐篷……我连做梦都